



浙江师范大学语言学书系

现代汉语习语性 贬抑义构式研究

XIANDAI HANYU XIYUXING BIANYI YIGOUSHI YANJIU

郑娟曼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师范大学语言学书系

现代汉语习语性 贬抑义构式研究

XIANDAI HANYU XIYUXING BIANYI YIGOUSHI YANJIU

郑娟曼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汉语习语性贬抑义构式研究 / 郑娟曼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161 - 7435 - 7

I. ①现… II. ①郑… III. ①汉语—社会习惯语—研究
IV. ①H13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946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李 林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25
插 页 2
字 数 278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汉语贬抑性习语构式”（14CYY036）的研究成果，并获浙江省高校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资助

序

我跟浙江师范大学的渊源关系还是挺深的。44年前，那是1970年，我灰头灰脸地从中央文化部下放到了浙江省金华地区，那正是浙江师大的所在地，从而结识了好几位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后来据说还有人想把我调到那里去任教；1981年我作为新时期第一届毕业的研究生在杭州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因为上海市人事局拒绝给我进上海的户口指标，一时还未能到华东师范大学去报到，浙江省人事厅“大发慈悲”居然就把我分配到了浙江师范大学，后来我虽然如愿回到上海，浙江师范大学也算是我没上过门的“婆家”了。呵呵，更没料到的是后来由于老朋友张先亮教授的热情相邀，我竟然真的被聘为浙江师范大学的兼职教授，这些年来几乎隔年就去那里讲一次学。看来还是应了一句老话：有缘千里来相会，你怎么躲都是躲不过去的。

除了这些，更为有意思的还在于我有缘先后招收了浙师大的三个毕业生，两个是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的时候，一个读了我的硕士生，一个考取了我的博士生。这第三个就是郑娟曼了，她是我2007年在暨南大学招收的博士生。娟曼是典型的温州人，个子小巧玲珑，双眸晶亮剔透，善解人意，灵敏乖巧。一谈之下，就觉得她反应奇快，思路清晰，一定是块做研究的好料！果不其然，读博三年里，居然在核心期刊一连发表了7篇论文！对语言学博士生来说，可以说是破纪录的。众所周知，语言学杂志少，发表难度高，而且发表的周期特长，三年博士生期间想发表论文，那至少要在一二年级就把稿件寄

出去。娟曼做到了，而且短短两年里就写了7篇！所以可以当之无愧称为“快手”！

娟曼做学问有她自己的独到见解，那几年海外的构式语法刚刚介绍进来，她凭着学术上可贵的敏感性，对构式理论下了一番功夫，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她不是泛泛而谈，不是跟着老外的调调哼哼，而是抓住一些汉语特殊的习语性构式入手，并且专门分析具有贬抑情感义的构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从而在有关研究方面走在前沿且独树一帜，所以可以称之为“高手”。

娟曼最后决定以“贬抑性习语构式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因为前期准备比较充分，所以很快就拿出了初稿。习语性贬抑义的构式在汉语中是很具特色的，但却没有被特别关注。她在钻研大量语言事实的基础上，选取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习语性构式，例如“还NP呢”、“都是NP”、“你看你”、“好不好”、“真是的”、“又来了”等，对这些特殊的习语性构式做了详细的描写和分析，并就这些材料从理论的高度上对构式语法作进一步的充实。所谓构式大部分就是我经常说的“框式结构”，其实名称还是次要的，关键是这样的构式，很有用，能产性强，它所表示的语义具有不可推导性，不是简单的A加上B，而是C。在这一点，娟曼确实不负众望，是个研究的“好手”。

摆在我眼前的这本书稿是在原来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三年的精心修改而成。该文以构式语法理论与语义语法理论为背景，对现代汉语中的习语性贬抑义构式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我认为，其创新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

第一，第一次对具有习语性贬抑义的构式进行集中而系统的研究，具有独创性特点。

第二，有关研究以构式语法理论与语义语法理论结合为理论支撑，这也是一次新的尝试。

第三，对习语性贬抑义构式的构式义的形成机制做出统一解释，并找出其对应的规律。

第四，发现了习语性情感义构式内部的不平衡性，并给予可能性的解释。

书稿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启迪意义，读者阅后自有公论。我想特

别指出的是,有关汉语的构式研究,刚刚起步,还属于拓荒阶段,这显然是大有可为的课题。

记得二十年前,1994年吧,我为常玉钟先生主编的《汉语习用语功能词典》写了篇书评:《口语与语用研究的结晶》(《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2期),该文有三点意思,至今仍然感到还有点儿意思。

第一,“在口语交际中,常常会有这样一类语句,功能多样,使用广泛,它们的含义往往不能单凭构成成分和语法上的逻辑义推导出来,换句话说,它们在交际中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隐藏在表层义后面的深层语用含义。”这一看法跟构式语法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第二,指出该词典“解释语义的角度与众不同,独具慧眼,特别注重阐发词条字面意思之外的在一定语言条件中的特定的语用语义。说话人使用的不过是普普通通词条和句型,却常常表达出某种言外之意,还附带着某种感情色彩”。

第三,指出这些习用语既有口语的特点,也有语用的功能,而且认为“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思路,一个前途无量的系统工程,不仅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

后来我在《“连A也/都B”框式结构的争议及其框式化进程》(《语言科学》2006年第4期)中总结了框式结构的特点,发现“典型的框式结构,指前后有两个不连贯的词语相互照应,相互依存,形成一个框架式结构,具有特殊的语法意义和特定的语用功能,如果去除其中一个(主要是后面一个),该结构便会散架;使用起来,只要往空缺处填装合适的词语就可以了,这比起临时组合的短语结构具有某些特殊的优势。就好比现代化的楼房建造,常常采用的框式结构一样,简便、经济、实用、安全”。

而后,在《汉语框式结构说略》(《中国语文》2011年第3期)中进一步指出鉴别框式结构的形式、语义、语用三条标准。

第一,它们都由不变成分、可变成分两部分组成。不变成分构成“框架”,起到定位以及标记作用,识别率特别高;可变成分是可供

选择、替换的“变项”，因此整个框式结构具有一定的生成能力。

第二，具有整体性的特殊语法意义。框式结构的结构意义，不是组合成分语义的简单相加，而往往产生出新的意义，这一新义是该框式结构整体拥有的，是在长期使用中形成的，换言之，不能直接从几个成分语义中推导出来。

第三，跟语境结合紧密，表示特定的语用功能。框式结构在语言交际使用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往往用来表示某种感情色彩或者特定语气，是普通短语无法承担的。多数带有强烈的口语色彩，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当前语法学界的热点之一，就是更加关注语义在句法结构以及语言交际中的作用，尤其重视主观性特别强的情感意义。汉语学界对于情感意义的相关研究以前主要集中在词汇学领域，现在语法学界也开始介入，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可见，郑娟曼博士这一研究的意义，不仅是对这类汉语习语性贬抑义构式进行了开创性的挖掘，还在于旗帜鲜明地提出“以构式义为纲建立系统”，标志着这一研究的前途光明灿烂。我想借此机会大声疾呼，年轻的朋友们都来关注带有浓厚情感色彩的“构式”这一语法研究的新视角，不仅在理论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国际汉语教学也有非同小可的应用价值。

目前，有关汉语构式的研究成果丰富多彩，单篇论文层出不穷，但是专门的著作还不多见，我希望娟曼这部专著能够引起更多的关注，这样才能达到“一鸟引来百鸟鸣，百鸟争鸣春满城”的境界。

邵敬敏

2015年1月28日于花城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汉语研究与构式语法理论	(4)
三 口语研究与构式语法理论	(6)
四 口语习用语与习语性构式	(10)
五 习语性构式的情感意义	(14)
六 对习语性贬抑义构式的思考	(16)
第二章 理论框架:构式语法理论	(21)
一 引言	(21)
二 关于构式的分歧	(22)
三 本书的构式语法	(27)
四 结语	(42)
第三章 构式的情感类型及其实现形式	(44)
一 构式的情感类型	(44)
二 情感意义的实现形式	(49)
第四章 习语性贬抑义构式的范畴系统	(64)
一 什么是习语性贬抑义构式	(64)

二 贬抑义的习语性	(70)
三 习语性贬抑义构式的功能类型	(72)
四 贬抑程度与面子威胁程度	(102)
第五章 习语性贬抑义构式的构形特征	(107)
一 简省式	(107)
二 引述回应式和疑问标记构式	(122)
三 第二人称代词与近指代词	(142)
四 极性词	(158)
五 结构重组式	(173)
六 习语性贬抑义构式的语义特征	(178)
第六章 习语性贬抑义构式的构式化动因	(182)
一 习语性贬抑义构式的话语分析	(182)
二 习语性贬抑义构式的构式化动因	(202)
三 习语性情感义构式的不平衡性	(209)
第七章 从多功能构式“还 NP 呢”看构式的层级性	(218)
一 “还 NP 呢”构式的研究情况	(218)
二 反预期信息和反期望信息	(219)
三 A 构式是反期望构式	(221)
四 B、C、D 构式是反预期构式	(226)
五 余论	(231)
第八章 责怪义构式“都是 + NP”	(233)
一 “都是 + NP”的构式义与 NP 的情感取向	(233)
二 “都是 + NP”构式的标记属性及其特征	(235)
三 “都是 + NP”的语篇功能	(237)
四 “都是 + NP”的语境频率效应	(240)

五 “都是 + NP”与焦点突显	(245)
第九章 结语	(247)
一 本书的主要观点	(247)
二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51)
参考文献	(253)
后记	(265)

第一章

绪 论

一 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汉语口语中,存在大量语用意义规约化之后而形成的、情感意义透明度很低的构式,但由于它们在结构形式和用字上都十分不起眼,致使我们习焉不察。如“A是A,B是B”、“X比Y有N”、“好你个X”、“X还Y呢”、“都是NP”、“真是的”、“放X点儿”、“随X的便”、“V/A个P”等。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习语性构式中贬抑义构式占了绝大多数。如“真是的”,其组构成分与贬斥义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但整体意义中却包含了不满的贬斥义。这些具有习语性贬抑义的构式引起了我们足够的兴趣和重视,也引发我们许多的思考:这些习语性贬抑义构式内部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在语用意义规约化后为何会出现习语性褒扬义与习语性贬抑义不平衡的现象?其构式形式的形成与贬抑义的产生是否有理据可循?等等。

以上这些问题同时也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历年汉语水平考试(HSK)试题和一些模拟试题中可以看出,涉及习语性情感义构式的考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常活跃在听力与阅读理解的态度判断题中。另外各种口语教材所选用的语言材料中也包括大量的情感义构式,其中不乏习语性情感义构式。我们随机选取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的《中级汉语口语(上)》与《高级汉语口语(上)》进行统计,前者包含的习语性情感义构式有23条,有的出现在对话与练习中,有的作了英汉注释。如“看把你急的”、“有两下

子”、“看你”、“你看我”等。而在《高级汉语教材（上）》中则有37条之多，像“去你的”、“真是的”、“我说你呀”、“瞧把他美的”、“看你把他夸得”。由此可见，对这些习语性情感义构式的掌握已经成为衡量留学生汉语水平的标准之一。然而这种极具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的习语性情感义构式常常令留学生望而生畏，使用时也是错误百出。我们归纳了一下，大致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望文生义，仅从这些习语性构式的字面上判断，没有认识到一些习语性构式的感情色彩。如“这有你什么事！”根据字面上的意义，留学生将其理解成“这事与你有关”，这显然是有悖于原意的。句子要传递的意义恰恰与他们理解的相反，而且还包含了不友好的情绪。在他们的习作中也常常会出现情感意义方面的偏误。例如：

(1) *萨利做事很没有主见，不管别人让她怎么做，她都好说话。(留学生习作)

(2) *老师一而再，再而三地叫我回答问题。(留学生习作)

(3) *我爷爷都七老八十了，还很健康。(留学生习作)

“好说话”是脾气好之义，应用作褒义。“一而再，再而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反复”，它还多含有厌烦义。而“七老八十”的理性意义是年纪很老，有褒义的法，但现在多数情况下传递对长者不尊重的态度。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二是混淆了一些习语性构式的认知义与临时语用义。例如：

(4) 清波，真有你的，亏了你们还是亲戚呢！（老舍《春华秋实》）

(5) 为小惠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杨老师，开心而激动地摸着小惠的头：“你这丫头！还真是剪不掉的菠菜头哩！”（古龙《圆月弯刀》）

“真有你的”是用来表达对某人能力方面的称赞的，但在例（4）中却被用作反语，这很容易给留学生造成误解，以为它是带有贬抑义的。例（5）中“你这NP”虽然用于感情融洽的交际双方，但这一

习语的嗔怪义不变。

三是随意更替习语性构式的组成成分,从而改变了感情色彩。比如在“美得你”的影响下,留学生生造出“美得阿里”等用语。

由此可见,这些情感意义低透明度构式给留学生的汉语学习造成了极大的困扰。这跟一些词典与教材的注释不够精当不无关系。编写者只看到它们的理性意义,而忽视理性意义以外的搭配意义、色彩意义、文化意义等,对习语性构式的适用环境视而不见。而教师对这些习语性构式的解释说明也是含糊其词,对习语性情感义构式包含的褒贬义认识不够。例如:

一而再,再而三:表示反复的、一次又一次的做某事。(常玉钟《口语习用语功能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七老八十:七八十岁,年纪很老。别看他~的,身体硬朗着呢。(《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

还不是和你一样:用于对话,表示和对方的情况相同。(路志英《发展汉语——中级汉语口语》,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整个一个:完全,彻底,百分百的。(同上)

动不动(就):很容易的或经常发生的。(同上)

留学生按照这样的注释,在课堂上造出了不符合情境的偏误句:

(6) *——大卫,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通过HSK五级了,你怎么样?

——还不是和你一样!

(7) *我从不旷课,整个一个好学生。

(8) *他动不动就来宿舍看我。

对外汉语教学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绝不是教学对策不当造成的,归根结底还是对习语性情感义构式本身的梳理与研究不够。

因此,无论是发掘语言本身的规律,还是语言教学的要求,我们都有必要对习语性贬抑义构式作一个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

二 汉语研究与构式语法理论

(一) 汉语研究与构式理念

在“习语性贬抑义构式”这个概念中,对于“构式”这一语言学术语,也许我们不太熟悉或了解,但对本体研究或应用研究中的基本句式、句型或格式却并不陌生。事实上,前人对句式、句型和格式方面的诸多论著中均已体现了与“构式”相同的研究思路。可以说,从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语法学诞生之时便有了“构式”的朴素理念。

马建忠(1983:339):“《易系辞》:‘德言盛,礼言苦恭。’《本义》云:‘言德欲其盛,礼欲其恭也。’以‘言’训作‘欲’字,未安,惟句法有‘欲’字之义。”这一论述中,马氏认为“言”训作“欲”不妥当,“欲”字之义不是“言”所带来的,而是整个句式所赋予的。《马氏文通·虚字卷之九》:“《庄子·大宗师》:‘丘也请从而后也。’诸本名后,助以‘也’字,与公名助‘也’字者同义。名字助以‘也’字,当重读,经生家即解以假设之辞。不知字经重读,则文势一停,即有含而未伸之意,其有假设之辞者,势也,非字也。”马氏认为句中的语气词“也”,不是“假设之辞”,假设之义是重读带来的。由此可见,这种将句义归因于句式本身而不是落在在组构成分之上的思想,在《马氏文通》里已经有了明确的表述。

陆俭明(2004)指出,王力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将“把”字句称为“处置式”,认为该句式“表示处置”。朱德熙(1981)先生认为“NP₁+V+着+NP”是个歧义句式,可以分化为C₁和C₂两式,C₁式表示存在,表静态(如“墙上贴着标语”),C₂式表示活动,表动态(如“台上唱着戏”)。他将这种语法意义称为“高层次的语法意义”,将句子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分为“低层次的语义关系”。“所谓高层次的关系指的是与整个句子的语法意义直接关联,因此是比较重要的语义关系,所谓低层次的关系指的是与整个句子的语法意义不直接关联,因此是比较次要的语义关系”。这些论述都体现了构式的理念。

邵敬敏(1994)先生也指出:“在口语交际中,常常有这样一类语句,功能多样,使用广泛,它们的含义往往不能单凭构成成分和语法上的逻辑义推导出来,换句话说,它们在交际中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隐藏在表层义后面的深层语用含义。”“说话人使用的不过是普普通通的词条和句型,却常常表达出某种言外之意,还附带着某种感情色彩。”遗憾的是,这些论点(恰当地说应是观察)只是散见于某些文字中,还未从理论抽象层面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探讨。

从《马氏文通》开始至今,汉语界对句式、格式的研究从未间断过,而且占据了相当高的地位。在此过程中,理论的运用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早期句式研究主要受传统语法、描写语法理论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三个平面理论风靡一时,语义语法理论盛行不衰,格语法、功能语法的影响也日渐扩大。

(二) 汉语研究与构式语法

20世纪80年代后期,“构式语法”理论在国外诞生,并取得了深入的发展,成为现今颇具影响力的语言学理论。20世纪末21世纪初,“构式语法”理论开始引起中国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形成了汉语事实研究与国外语言理论探索的汇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国内的学者尤其是外语界对构式语法理论的引介。如董燕萍和梁君英(2002)、纪云霞和林书武(2002)、马道山(2003)、陆俭明(2004)、李勇忠(2004)、牛保义(2006)、严辰松(2006)等。

二是在构式语法理论的激活下,我国汉语界运用其独特的理念来研究汉语事实也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如果说早期甚至包括现时的一些研究是属于无意识的构式理念的话,那么构式语法理论诞生之后,汉语研究中便有了有意识的理论运用。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句式研究方面。张伯江(1999)的《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较早地运用构式语法理论来研究汉语现象,具有开创性的价值。文章专门讨论了双及物构式,认为这种句式的语义核心为“有意的给予性转移”。此后,他(2000)又对“把”字句的构式义进行了分析,认为构式本身是一个完整的图式,其间各个组成成分的次序、远近、多寡都是造

成构式整体意义的重要因素。沈家煊(2000)则从跨语言的角度研究“偷”和“抢”的构式意义,证明形式和意义的关系往往既不是完全任意的,也不是完全可以预测的,而是一种“有理据的约定俗成”。刘丹青(2005)对非典型“连”字句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强调义来自整个构式的表义作用,更具有不可分解性,因而是更典型的构式句。

国内不少学者将构式语法理论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任庆梅(2007)哲学式地探讨构式习得的心理机制等问题。陈满华(2009)主要讨论了构式语法理论的研究成果对二语教学的积极作用。比如构式语法理论对二语教学的启示。作者从构式语法理论主张出发,基于构式习得的实验,提出二语教学中要“有意识地树立构式观,注意词汇与语法的过渡环节,重视构式义的阐释,淡化语法规则的作用,强化结构的独立性”等主张。陆俭明(2009)在探讨当代语言理论与汉语教学关系时,强调构式语法理论对某些汉语句式(比如存现句)的对外汉语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张怡春(2009)探讨了构式语法理论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关系,从构式语法理论的提出背景、基本主张出发,讨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运用构式语法理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及如何将构式语法理论运用到汉语词汇和句式教学中。

这些研究为构式语法理论提供了汉语方面的可靠素材,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多领域、多角度的结合研究,尤其是构式语法理论要与口语领域结合的系统性研究。

三 口语研究与构式语法理论

(一) 口语研究的现状

口语是语言的基础和源泉。无论书面语产生之前,还是书面语产生之后,乃至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口语一直是人类最基本的交际方式,其信息含量与重要程度都是书面语所无法企及的。而书面语只是口语的加工形式,是交际的辅助手段。然而,人类对于语言的研究并不始于口语的研究,研究最充分的也不是口语领域。传统语文学是文字或书面语的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目的与方法也决定了它的